

李少元 著

石有 烟 征 程

白山出版社



国防大学 2 069 9953 2

硝烟征程

李少元 著

白山出版社

1999年·沈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硝烟征程/李少元著. - 沈阳: 白山出版社, 1999.5

ISBN 7-80566-707-1

I. 硝… II. 李… III. ①革命回忆录-中国②黄麻起义-史料③抗美援朝战争-史料 IV.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9329 号

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)

邮政编码: 110013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20.875 印张 30 插页 520 千字

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 (沈阳) 第一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苏桂亮

责任校对: 刘仲宁

封面设计: 赵连志

杨红军

印数 1—2 000

ISBN 7-80566-707-1/I·103

定价: 38.00 元



作者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

作者简历

李少元，1915年农历六月廿二日生。湖北省英山县南河区葫芦盆乡李家湾村。

1931年在方家咀乡苏维埃参加革命工作。同年在该乡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2年春调红山县苏维埃工作，曾参加少共代表团出席皖西少共代表大会。之后，担任少共英罗边区书记、少共红山中心县委宣传部长。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
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任黄安独立营连指导员、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直属队党总支书记。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四、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斗争。后经长征到达陕北，参加了直罗镇、东征、西征等战役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营教导员，新四军三师三团政治委员。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，带领部队在晋东南参加战斗，粉碎敌人多次围攻。在晋冀鲁豫、豫皖苏边区，在苏北、皖江率部多次奇袭日、伪、顽军，给敌人以沉重打击。参加了高沟、杨口、阜宁等战役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担任东北野战军二纵队六师政治委员。参加了三下江南，夏、秋、冬季攻势等战斗，和辽沈、天津及衡宝等战役。

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任志愿军一一七师政治委员，后调任三十九军政治部副主任，参加了第一、二、三、四次战役。

1951年回国，入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，毕业后任三十九军政治委员。1955年授少将军衔。1964年起，先后担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治委员、军区顾问等职。是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、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
1984年12月28日在沈阳逝世。



1937年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留影



1943年，苏北淮海区三支队领导合影(左起作者、支队长张竭诚、主任王世琳、参谋长王志珍)



1944年冬，
与夫人刘润涛摄
于苏北淮海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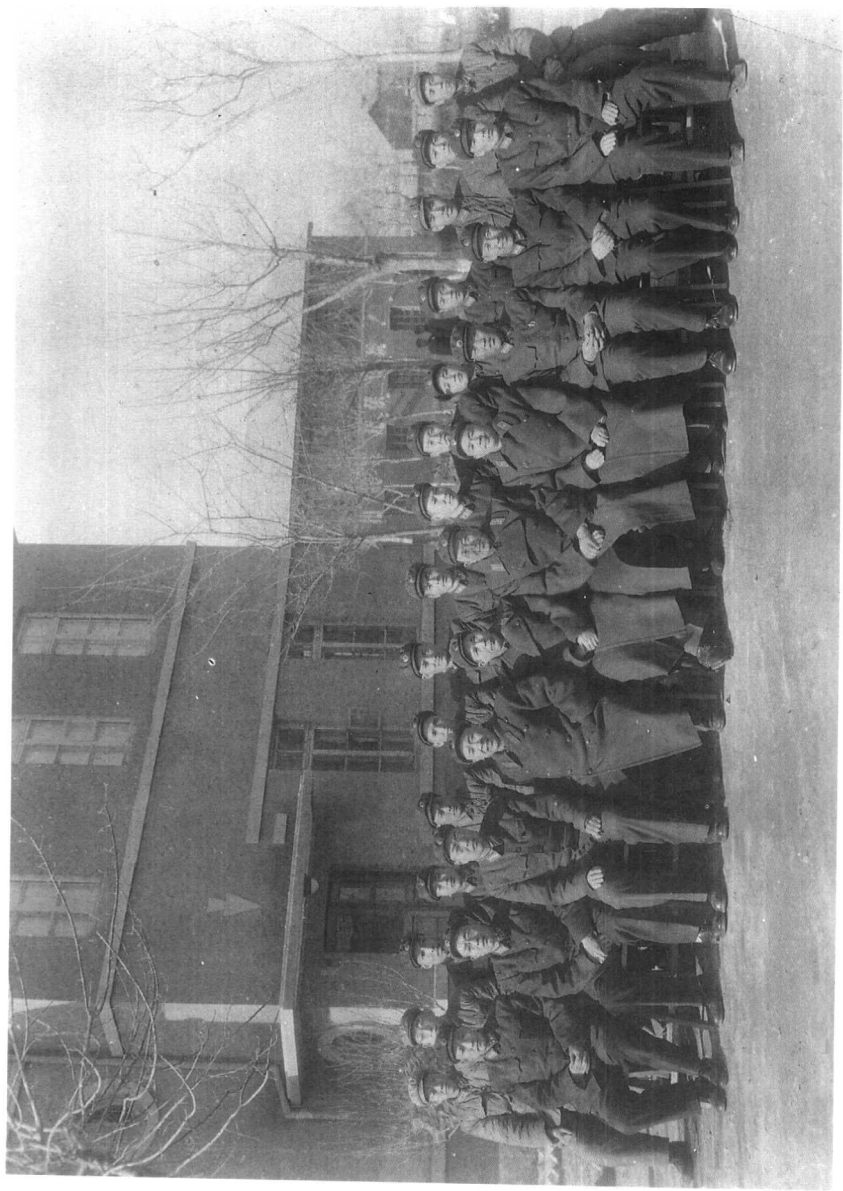
1947年，三四九团领导合影(左为作者、中为余和谭、右
为杨弃)



1954年摄于南京高等军事学院



1948年，解放沈阳时与夫人刘润涛及子女合影



1961年，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视察三十九军时与军领导合影(前右五为作者)



1965年夏，抚顺雷锋纪念馆落成，作者代表军区参加落成典礼后，与家人在雷锋墓前留影



1969年，作者在珍宝岛战地与干部战士促膝谈心



珍宝岛地区部队战斗功臣代表会议全体合影 6.9.4.8

1969年，与珍宝岛地区部队战斗功臣代表合影(二排左七为作者，作者右为军区副司令员肖全夫)



1982年12月，参加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时留影(前排左为作者，右为李德生)



1983年，作者在撰写革命回忆录



1970年，全家摄于沈阳

序

灯下翻阅老战友、老搭档李少元政委的回忆录《硝烟征程》，心潮起伏，浮想联翩，思绪的航船又把我带到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。

我和李少元政委同是大别山的穷娃子，同是开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“红小鬼”。我俩相识是在1933年5月红二十五军打七里坪的时候。当时我在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特务营当通信班长，他在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五团二营五连当文书。七里坪打了43天也没有打下来，红二十五军却因战斗伤亡、饥饿、疾病减员近半，由1.2万余人锐减至6000余人，由三个师缩编为两个师。血海余生，我俩是幸存者。自那以后，我俩走到一起，在一个部队里生活、战斗。他提升当副指导员，我就提升当副连长；他当指导员，我就当连长。总之，他提升一级我也提升一级，一直到他提升为军政委，我也被提升为一军之长，双双由士兵升为将军。1968年，当他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大军区副政治委员时，我也走上大军区副司令员的领导岗位。几十年南征北战，患难与共，创下了三十九军军政一把手搭班子最长的记录。

二

1984年冬，我受中央军委之命参加济南军区党委整党。一天晚上，接到李少元政委大女儿李芳华的电话，她说：“我爸病得很重，他很想见见你……”孩子哽咽了，她泣不成声。我感到问题严重，第二天一早便乘机匆匆赶回沈阳。当我走进他的病房，当我握着他那骨瘦如柴的双手，我愕然了：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昔日军魂，依靠在床头上，面容憔悴，弱不禁风。我努力寻觅着往日他那充满活力的神采英姿，楞角分明的音容笑貌以及那洞穿心灵的锐利目光。而今，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。我俩面面相视，默默流泪。虽然战争年代，我们俩人在一块也多次流泪，但那大都是为胜利而欢呼，为下属的前仆后继，勇于献身精神而感动。今天的泪水，则是对人生的短促而感叹。病房里很静，静得能听到手表走动的嘀嗒声。这种沉寂恰似部队冲锋前的瞬间。可悲的是，我们已不是昔日指挥千军万马拼杀的战将，而是白发苍苍奋力向命运抗争的老者。战前的寂静，令人兴奋激昂，此时的沉寂，却令人伤感窒息。我俩都意识到这一点，相互苦涩的一笑，不约而同地谈起整党，谈起部队训练、管理改革情况，我见他说话吃力，就想打住话题。我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事。他轻轻地说：“以后要常到大家看看，抽空也要到小家看看，拜托、拜托。”然后他两手轻合、轻动。我的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。他所说的“大家”，就是我们从士兵到将军所在的老部队——战功赫赫的三十九集团军；他所说的“小家”，是他那已成人或即将成人的八个孩子。我连连答道：“一定办到，一定办到。”临别，他说：“我疼得特厉害。唉，人做鬼也应当当个快乐鬼，你到北京后，给我请个止疼去痛的按摩师来。”他的这种乐观幽默，更加掀起我感情的波澜。当我回到北京找好医生，就接到他的治疗

专家组组长刘纪清院长的电话：“李少元政委已处于肝昏迷状态，再来医生也于事无补了……”他下面的话，我没再听下去。三天后，传来李少元政委逝世的噩耗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流逝。无情的时光，并没抹去我对老战友的记忆，随着时间的延长，对老战友的思念反而更加强烈，更加深切。

三

在我们的老部队三十九集团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：不能打仗、不会打仗，军事知识缺乏的人不能当政工干部，更不能任高级政工职务。提倡学军、学文，倡导文韬武略，赞誉文武兼备是我们这支老部队的光荣传统。李少元政委既是这一传统的倡导者，又是这一传统的实践者。谈起他的军事见解和军事指挥才能，我方敌方无不称善。

1948年11月1日拂晓，我军对沈阳发起总攻。李少元政委和我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六师，首先攻进城内，活捉了敌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、东北‘剿总’高参室中将主任苏炳文。喜讯传来，众人雀跃。周、苏两人站在我们面前表情沮丧，心绪慌乱。李少元政委和我主动同他们握手，他们既惊恐又诧异。“久仰，久仰。”为了打消周、苏的顾虑，李少元政委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军对放下武器的人，历来是优待的。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今天，你们不是也感受到了吗？”周连连答道：“仁义之师，仁义之师。”苏频频点头说：“仁至义尽、仁至义尽。”我们对周、苏以礼相待，对他们的随从人员也给予了宽待。我们还设便宴给他们压惊，饭菜虽不丰盛，却使惊魂未定的周、苏倍加感动。后来，我部打进广西，被释放回乡的周福成闻讯来部拜访，非要设宴感谢我们，但由于战事紧张，我们婉言谢绝了。

四

抗美援朝战争结束，志愿军凯旋回国后，战事渐少，多数战将再无领兵挂帅的机会，李少元政委在他54岁那年同肖全夫同志一起指挥了震惊中外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。他们采用以逸待劳，近战歼敌，迂回包抄，关门打狗的战法，给武装挑衅者以迎头痛击，打出了国威，打出了军威，给我军战史增添了新的篇章。

战场上，李少元政委是一员英勇善战的猛将，在军事学术园地里，他是个勤奋的耕耘者。他生前留下两部书稿：一部是这本《硝烟征程》，以他的所见所闻，所思所悟，再现了那腥风血雨的年代，读来撼心动腑，催人泪下；一部是多卷集的《古今名战评析》，这是他多年结合战例研究兵法的结晶。古人云：近朱者赤。在他的影响下，他的几任秘书对军事理论研究特别尽心尽责，也颇有建树。

五

李少元政委有战将的素质，更有我军高级政工干部的经验 and 学识。他博览群书，见多识广，讲起话来有板有眼，有理有据，干部战士都爱听他讲话。他熟悉部队，了解官兵的喜怒哀乐。做思想政治工作，针对性、说服力都很强，能极大地鼓舞士气，增强部队的凝聚力。

1945年9月21日，中央军委电令我独立旅立即返回淮海区归建于三师，并准备进军东北。怎样动员部队喜离家乡，北上远征呢？李少元政委同我商量，光靠部队正面教育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，还是靠地方政府，靠父老乡亲做工作为好。我同意他的意